



世界名著百部

Shijie Mingzhu Baibu

母亲·在人间

[苏联] 马克西姆·高尔基 / 著

董威 / 译

МАТЬ В ЛЮДЯХ

值得信赖和典藏

全译本

一部“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

《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浓缩积淀了一个旧社会少年的生活史。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母亲·在人间

[苏联] 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董威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在人间 / (苏) 马克西姆·高尔基著 ; 董威译.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6.12

(世界名著百部)

ISBN 978-7-5193-0167-5

I. ①母… II. ①马…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278 号

策划编辑: 陈赫男

责任编辑: 刘占风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内文插画: 李丽琼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59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167-5

定 价: 28.00 元



编委会



◦ 总 策 划 王丙杰 孙世祥

◦ 编 委 翟民安 施 晗 枫 雨 王士汤
张 敏 王盈盈 姚桂芳 兰 心
苏易城 金远东 刘 锦 王 鑫
文 翊 李 森 蓝心彤 文冬英
张艺茹 张子悦 于文婧 刘 畅



经典文学名著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

前言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著名作家、诗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是他的笔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苦难、痛苦”。其主要代表作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海燕之歌》等。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高尔基出生于一个木工家庭。他四岁丧父，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外祖父开的染坊也面临破产，高尔基被迫开始走向“人间”。他先是在鞋铺当学徒，后来又当过洗碗工、搬运工、面包工人等。一八八三年，高尔基开始流浪。一八八四年，高尔基来到喀山，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他刻苦自学，掌握了大量文学知识，这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母亲·在人间》由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与自传体小说第二部《在人间》组成。

《母亲》从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普通工人巴

目录

母亲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1
在人间	265
第一章	265
第二章	278
第三章	290
第四章	298
第五章	321
第六章	331
第七章	339
第八章	351
第九章	363
第十章	374
第十一章	390
第十二章	404
第十三章	422
第十四章	432

第十五章	443
第十六章	452
第十七章	463
第十八章	474
第十九章	485
第二十章	495

母亲

第一部

1

每天，在郊外工人区的天空中，在满是煤烟和油臭的空气中，当工厂的汽笛战栗着吼叫起来时，那些脸色阴郁、没有在睡梦中恢复劳累的筋骨的人们，就好像受到惊吓的蟑螂一样，立刻从那些破旧的灰色的小房子里跑到街上。每天披着晨曦，他们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朝着工厂中那一座座矗立的鸽子窝般的石屋走去。在那里，工厂正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模样等着他们。

脚走在泥泞的路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地有像嘶哑地说梦话一样的喊叫声发出，粗野的叫骂凶狠地将清晨的天空撕裂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迎面而至的则是机器笨重的轰鸣声与蒸气的怒吼声。高高的黑色烟囱，宛若一根很粗大的手杖矗立在郊区的上空，那颤抖的模样阴沉而肃穆。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完全没有了白天的威力，闪耀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内，把这些人像抛掷废渣一样丢了出来。他们被煤烟熏得满脸漆黑，露着饥饿的牙齿，顺着街道走着。此刻，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兴奋，甚至有点高兴。因为做完了一整天的苦役，接下来在家里等待他们的就是晚饭和休息了。

工厂吞噬了一整天的时间，机器从人们的筋骨中榨尽了它所需的力量。一天的时光又毫无踪迹地消失在生活中了，而他们又向自己的坟墓迈进了一步。可他们看见眼前的享受——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休息与欢乐——还是感觉很满足。

每当节假日，他们睡到十点左右，随后那些老成持重、有家室的人们，就会换上自己较为干净的衣服去做弥撒。他们边走边唠叨，觉得如今世风日下，宗教再也无法让年轻人感兴趣。自教堂回到家，吃过馅饼，便又睡觉了，一直睡到傍晚。

常年的积劳让他们失去了食欲，为了能正常吃饭，他们就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的烈性刺激着胃口。夜幕来临，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逛着。有穿套鞋的，就算天没有下雨也穿上了；有带雨伞的，就算天气晴朗也带上了。

他们互相遇见时，所思所想所谈论的都是有关工厂的：总是谈论工厂，

谈论机器，骂工头。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的日子里，笨拙的头脑偶尔也会闪出几点星光来。而在家中和老婆争吵时，他们也会挥舞着拳脚呢。

年轻的就下酒馆，或是轮流到各家办聚会，他们拉着手风琴，唱着淫荡放肆的曲子，说着下流话，跳舞，喝酒。通常，劳累的人很容易醉，喝醉后，满腹莫名的激愤马上就沸腾起来了，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激愤的机会，他们就会抓着不放，尽管只是一点儿小事情，也会以恶兽般的凶残互相撕咬起来。最后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有人因此残废，有人甚至为此失去了生命。

蛰伏在内心的愤怒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最主要的情感，这种感情和无法消除的筋骨疲劳一样，由来已久。他们生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灵魂的沉疴，它如影随形，一直伴着他们进入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做出很多让人厌恶而又没有意义的残酷举动。

每逢休息日，年轻人往往到深夜才愿意回家。他们有的人衣服撕破了，浑身泥土和灰尘，脸上受了伤，还幸灾乐祸地夸耀伙伴如何饱尝自己的殴打；有的则满心屈辱，怒气冲冲；有的则委屈地流着泪；有的喝得不省人事，一副倒霉的模样；有的低头叹气，看起来让人生厌。

有时，也有一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硬拉了回去。父母们在路旁围墙底下，或是在哪里的酒馆内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时，立刻就会破口大骂，而后抡起拳头就砸在了被伏特加灌得软弱无力的儿子身上。随后，将儿子带了回去，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早上，当汽笛像昏黑的洪水流过，在空中不断怒号时，还要把他们叫醒去工作。

他们虽然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班父辈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打架，也同样被父母打。生活向来都是千篇一律的，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一样，日复一日，平缓地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的所有生活被那年深日久且无法攻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思所想的几乎全是老一套。所以，日子长了也就自然成为习惯了。有时，工人区会有三三两两的外地人来光顾。

一开始，他们只是因为外地人是陌生人而引起了关注，之后，听他们说起以前工作的地方，便稍稍有了一些兴趣。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好奇的东西就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因此大家对他们习惯了，他们也就不再惹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说的话后，他们明白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还需要说什么呢？

然而有时，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对此发表意见，只是怀着疑惑听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人群中产生了三种现象，有些人心里激起了莫名的愤怒，有些人心中产生了不明所以的不安，

另一些人心中，对朦胧的事情有一种淡淡的期盼，这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了要将那种没必要却足以对他们造成影响的焦躁和不安赶走，于是干脆喝下比往常还多的伏特加。

当看到那些陌生人身上新奇的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便没办法忘记了。他们对于这些不同于自己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他们害怕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丢进某种东西，而这东西足以将他们虽然繁重却还平安的生活破坏。虽说无趣，可对于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人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并不期待什么比较好的转变，他们觉得所有的变化只会加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继续工作，与他们无法相融合时，那么后者只能再次流浪到他处，或是孤寂地留在工厂……而人这样活上五十年就会自然死去的。

2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是这样生活的。他毛发浓密，脸色阴郁，当他那双细小的眼睛从浓眉下看人时，经常带着猜测的神情和不怀好意的冷笑。他是工人区最好的钳工，也是头号大力士。因为不善于迎合上司，因此得到的工资很少。每当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害怕他，不喜欢他。有时，大家想要打他，可总是没能成功。符拉索夫看到有人来找麻烦时，他就会拿着石头、木板或是铁片，将两腿叉开，默默地等着他们。大家很害怕他的嘴脸和双手，因为他从眼睛到脖子都长满了黑胡须，就连手也是毛茸茸的。特别是他的眼睛，让人看了就害怕——他的眼睛细小且尖锐，宛若钢锥一样扎人，但凡碰上他目光的人们，都会感受到他那股毫无害怕、不留情面的野兽般的劲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小声怒骂道。说话间，他又大又黄的牙齿就在他满脸的胡须中露了出来，本想要揍他的人见此，就害怕地回骂着走了。“孬种！”他依旧在他们身后骂着。他的双眼露出了钢锥般尖锐的冷笑。他挑衅般地将脖子伸直了，仰起了头，跟在他们身后叫道：“来！不想活了就滚过来！”谁都想活着。

他很少说话，说得最多的就是“孬种”这个词。他用这个词叫着厂主、警察，也用来叫老婆。“孬种！你没看见吗？裤子破了！”在他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有一次，符拉索夫将儿子的头发抓着把他拖了出去，可他儿子却将一把很沉的铁锤拿了起来，果断地说：“不要动手！”

“什么？”父亲边说边靠近又瘦又高的儿子，宛若阴影逐渐趋向白桦树一般。

“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愿忍受了……”他扬起铁锤。

“好吧!”他重重地叹了一声,补充道,“唉,你这个蠢种!……”

这事发生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用再向我要钱了!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反驳道。

他并未去睡什么情妇,然而至此到死,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没和他说过话。

他有一条和他一样高大的形影相随的长毛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在休班的时候,符拉索夫是酒馆里的常客。他一声不响地走着,仿佛是在那儿找人似的,用目光扫寻着别人的脸。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

晚饭后,一旦老婆不马上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忧郁的声音哼唱。那凄惨难听的歌声,在他的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自顾自地哼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叫人联想起了冬天的鬼哭。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横转着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一直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他身边。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终前的五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算了……”医生告诉他要用粥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滚,我自己会死!……蠢种!”米哈依尔声音嘶哑地骂着。医生走后,他老婆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吓唬她,叫道:“我好了,对你没好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候,他死了。他张着大嘴巴,躺进棺材,而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皱着。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河夫,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并没有流多长的眼泪。巴威尔没有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都停住脚画着十字,相互地谈论着:“从此彼拉盖雅能够安心啦,那个人死了……”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不是死了,是倒毙了……”

他下葬之后,人们一哄而散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掘起的泥土上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几天之后,那条狗莫名其妙地死了。

父亲死后一个多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了。他东倒西歪地走到门边的角落里，像他父亲一样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一边冲着他母亲喊着：“拿饭！”母亲走近他，并排坐在了他旁边，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抱着他。可他却推着她的肩反抗着，喊道：“妈妈，快点！”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了他的反抗，悲伤而温柔地说。

“我还要抽烟，将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话的舌头，嘟囔地喊着。

以前他从未喝过酒，这是第一次。伏特加让他的身体发软，但他还有知觉，在他脑海中不断发出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母亲的关爱使他心软了。她眼里满是哀伤，使他的心灵更加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制住这种冲动的想法，他特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安静地说：“这种事不是你该做的……”他呕吐起来。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在床上，将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渐渐醒过酒来，但周身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苦味。他费力睁眼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胡乱地想着：“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温柔的声音：“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然说：“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让妈妈少为你操点心，行不行啊？”

听着这悲伤而温柔的话，巴威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像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静静的，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段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慢慢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略微有点儿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的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一声不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好像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儿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挑，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

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水无声地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儿冰水来……”可是当妈妈把水端来以后，他都进入梦乡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儿哆嗦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醉鬼的嚷嚷声从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在秋天薄暮的湿润空气里，手风琴响了起来。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不安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而且和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一样。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崎岖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两个凳子和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衣橱上放着一面小镜子，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好看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到休息日，他总是不醉不归。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发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语气回答道：“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在工作上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沉默寡言，一双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

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特别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变得尖利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似乎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担忧。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有时她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

“瘦多了！”她叹息似的说道。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马上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抄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之后立刻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怎么交流，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要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假日，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不知忙些什么。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她觉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又感到在他的话里，添上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而那些她所习惯了的粗鲁和凶狠的话，却从他嘴里找不到了。

在他的行为举止方面，也增加了许多让她关注的小细节：他戒除了喜爱打扮的习惯，对身体和衣着的整洁却更加注重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矫健，他的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焦虑不安的关心。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他有空就打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就会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

有一次，他把一张图画，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的人。“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书逐渐地多了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愉快。他对母亲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有时他忽然温和地对她说：“嗨，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啊……”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他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她还是对儿子的变化心里没有底。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厉害地搅动了她的心，她像是有种异乎寻常的预感。有时，母亲对儿子感到不可思议。她想：“别人都那样，而他却像个和尚。他太老成了，这与他的年龄不符……”

她时常会想：“兴许他结交了什么姑娘了吧？”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呢，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就这样，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不知不觉地，两个年头也过去了。这期间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一天天的担忧，日子过得奇妙而沉默。

有一天晚饭过后，巴威尔放下窗帘，在屋子一角坐下，将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就读起书来。母亲收拾好碗碟，从厨房走了出来，小心谨慎地来到他的身旁。他抬起头，不明所以地看着母亲。

“没什么，巴沙！我就这样随便看看！”她急忙说道，仿佛很难堪地皱皱眉头走了出去。可她静止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满怀心事地将手洗干净后，又回到了他身旁。

“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她冷静地说，“你老是在看些什么？”他合起了书。

“妈妈，请坐……”母亲笨重地在他旁边坐下，直着腰，竖起耳朵，好像在盼望着什么重大事情一样。

巴威尔并没有看母亲，而是忽然用让人感觉森严而可怕的语气低声说道：“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止看，是因为这些书里能够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理……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您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她觉得他仿佛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低沉、有力而响亮。他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怪模怪样地抬起眼睛盯着屋子的角落。她替儿子担心，并且感到害怕。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沙？”她说。

他转过头来，望着母亲，低声地回答：“我要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却很坚定，眼里放射出固执的光芒。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她早已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现在，从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她只能默默地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道，但是她却觉得他是在和她道别。“请您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您活了四十岁了，什么时候感到生活幸福过？爸爸时常打您，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您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可爸爸却不知道，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经有七栋厂房了！”

她觉得儿子的话让她不安，但还是十分有道理的。儿子的眼睛有一种闪亮的东西。他把胸口抵住桌子，靠近他的母亲，直望着她满脸的泪水，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他用青年人的全部力量，用那种因为有了知识而

骄傲地、神圣地信仰着知识真理的学生的热情，说出了他明了的一切。他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母亲听的，倒不如说是想对自身做一番调查。有时候，想不出合适的话，他住了嘴，在自己面前，他看见了那张悲哀的脸，脸上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闪出昏暗的光。她的眼睛含着惶恐不安的神色。他可怜起母亲来，又重新开始说话，但这次谈的却是关于母亲自身，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

她听了这些，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在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感情。这种情调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谈她的个人生活呢。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忘记的不很明朗的思想，轻轻地吹燃了已经熄灭了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这是早年青春思想和感情。关于人生，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长时间地聊过，很认真地聊过，但她们大家——连她自己也在内——只是抱怨，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

但是，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睛、面孔，乃至他所讲的一切，都在打动她的心灵。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骄傲，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苦恼，疼爱她、怜惜她。

她这个做母亲的，还没有谁对她爱护有加。这她是知道的。儿子所说的关于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悲伤的，为她所熟知的真实的情景。在她的胸膛里，无限的感想轻轻地颤动起来，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让她暖和。

“那么，你打算怎样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得学习，然后我再教旁人。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我们必须明白，必须懂得，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

他的碧眼——总是认真而严厉的那双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这样亲切——使她很高兴。在她两颊的皱纹里虽然还有眼泪在颤动，但在她的嘴唇上，已经露出了满足且淡淡的笑意。在她心里，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的双重感情，被动摇着，但是另一方面，她还是不能忽略她儿子的青春，还是不能忘却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了的生活。

她很想对他说：“好孩子！你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但是她又怕这样会阻止她对儿子的欣赏，他在她面前突然变得这样聪明……虽说对她而言有点陌生。

巴威尔看到了他母亲嘴唇上的微笑，脸上专注的神情，以及眼里的喜爱，便以为他已经使她了解自己的真理，于是，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的说服力的自豪，提高了他对自己的信心。他谈得兴奋起来，一会儿微笑，一